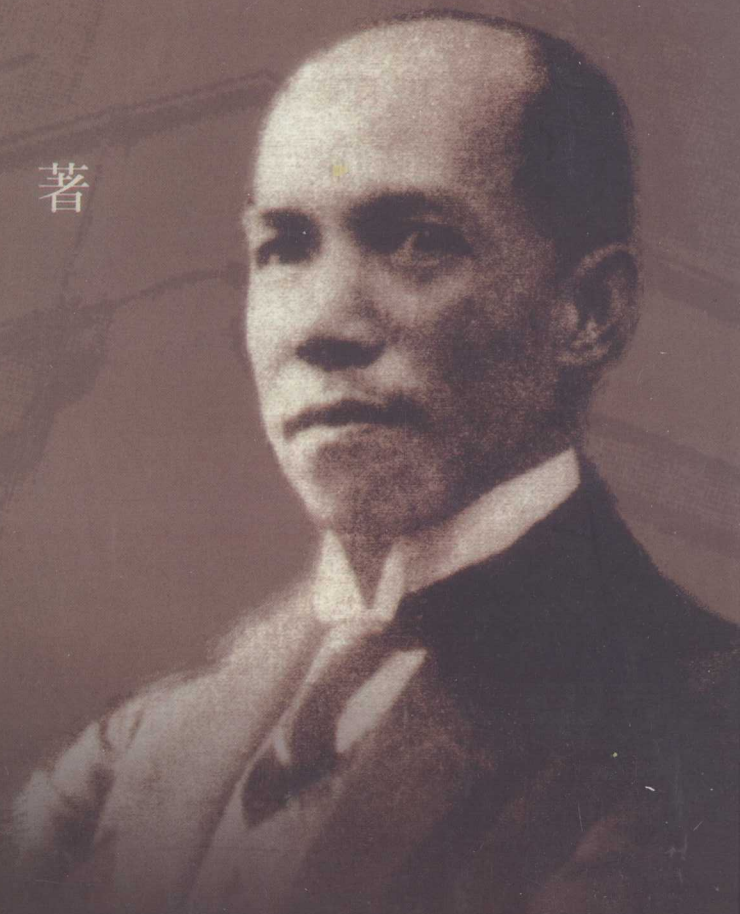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90)

梁啟超

與民國政治

張朋園 著



Monograph Series No.90

LIANG CH'I-CH'AO AND THE REPUBLICAN GOVERNMENT OF CHINA

Chang Peng-yuan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專刊(90)

梁啟超與民國政治

張朋園 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梁啟超與民國政治 / 張朋園著. --初版.--

臺北市：中研院近代史所，民95

面；公分.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90）

參考書目：面

含索引

ISBN 986-00-5032-5（精裝）.--

ISBN 986-00-5033-3（平裝）

1. 梁啟超 – 傳記 2. 梁啟超 – 學術思想 – 政治

3. 政治 – 中國 – 民國1-15年（1912-1926）

782.884

95007558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90)

梁啟超與民國政治

著 者／張朋園

出 版 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發 行 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2段130號

電話：(02)2782-4166

劃撥帳號／1034172-5

戶 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訂 購 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發行室

印 刷／易風格數位快印有限公司

臺北市南港區115研究院路2段39-4號

電 話／(02)2651-3888

初 版／中華民國95年4月

一版二刷／中華民國100年11月

定 價／精裝新臺幣300元・平裝新臺幣250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GPN 1009501020（精裝） GPN 1009501021（平裝）

蕭公權先生序

十三年前，我在張朋園先生大作《梁啓超與清季革命》序裏曾向他建議另寫一書，將梁氏壬子年以後的言行，作同樣精密系統的述論。現在張先生果然完成了這一部《梁啓超與民國政治》的佳構。不但我引爲榮幸，讀者得到這一部研究近代史的要籍想必也會感謝作者。

張先生在〈緒論〉裏說：「本書以梁任公在民國初年的行誼爲討論範圍，與拙著《梁啓超與清季革命》上下銜接，權充民國部份之評傳。」承他在付印以前，將全稿寄示。細讀之後，覺得這一部二十餘萬言的巨著，敘述詳實，論斷公允，與《清季革命》相較，毫無遜色，並且另有前書不及之處。梁氏壬子以後的言論和行動與民初十幾年間政局之動盪，黨派之離和，思潮之起伏，以及社會之轉變，都密切相關。因此述論梁氏的言行無異同時顯示民初政治、思想和社會的大勢。張先生的這書誠然是梁氏「民國部份之評傳」，也可以說是民初政治的「別史」。

這書優點頗多，讀者法眼自能洞照。不揣譾陋，試舉一二。例如作者於述論梁氏言論時不但詳確地舉其內容，並且說明其發生之根源以及轉變之背境，於是其歷史上的意義，豁然呈露。這可以說是治思想史的「上乘法」。又如作者述論梁氏的志事，一貫地徵實持平，既無顧忌，也不偏袒，遵循史學客觀之正規，掃除入主出奴之陋習，譽爲良史，當無愧色。

蕭公權謹序 民國 67 年 1 月 12 日

自序

「梁啓超與民國政治」是蕭公權先生給我的題目，遲至今日始勉力完成，雖是愧疚得很，但已如釋重負。十三年來，承知友關懷，盼望此書早日問世，其所以姍姍來遲者，實因題目太難和所遭遇困難很多的緣故。題目難，至爲明顯，所遭遇的困難，已無庸敘述，只有一點必須說明的：梁任公是一位聲名洋溢的知識分子，當其熱情奔放的青年時代，他有種種理想，一度有志革命，然不旋踵間，轉趨溫和，認爲漸進的改革才是正途。如是者幾番改變已見，每一改變，皆能發而爲文，洋洋灑灑，「言人口中之所不能言，心中之所欲言」，不知風靡了多少同時代的人物。但坐而言與起而行之間，是有著極大距離的。人皆喜於批評握有權力者當如何，而不當如何，然一旦身歷其境，或因困於環境，或因理想主觀過強，疏忽了客觀形勢；或因發生逆來事故阻撓，不但不能遵循理想而行，甚至陷於進退失據的狀態，被迫置理想於不顧。政治學者洪庭洞嘗謂：革命家喜用快刀斬亂麻的手段，改革家則不輕易同時推動多種政策；由於後者難以滿足前者的要求，因此被批評無能或保守。然而前者當軸之後，卻又發現快刀斬亂麻的辦法是有其限制的，並非事事皆能以激烈手段解決，因此，昔之革命家一變而爲保守者，甚至一籌莫展，無所作爲。¹梁任公在清末由革命家一變而爲君主立憲主義

¹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Chap. 6.

者，辛亥革命民國建立後，再變而擁護共和。民國元年結束其十四寒暑的流亡生涯歸來，組織政黨，擔任閣員，「非國務大臣不做」的願望終於實現，其於民國初年之財政、司法、外交，乃至於整個國家大計，直接間接，皆嘗擔任決策角色。然其理想實踐程度如何？何以其正面政治生活又若是之短暫？何以在護國之役、討伐復辟，以及新文化運動中，其表現又與革命家無異？任公對民國之貢獻如何？蓋難估計。謹就上述範圍，試為探討梁氏進退之道，激進與緩進，何者為是，作一答案，這答案是否允當，朋園不敢自是，仍請方家賜予指正。

本書初稿於七年前草成，承蒙吾師郭廷以先生在體衰中過目指正。蕭公權夫子命題在前，復加審閱指教，並承作序謬獎，前輩之愛，誼高雲天，除拜感萬分之外，並願我輩後學，應以此師道作為培育人才的範律。廷以師逝世已兩年餘，人天永隔，報答無由，仰望穹蒼，慟悵曷極！蕭公權夫子健康如恒，福壽綿綿，更祝他福如東海，壽比南山。

本書從撰寫之日起，至問世之日止，承黎安友(Andrew J. Nathan)、李又寧、金承藝、陶晉生諸老友初審指正，秦賢次、康葆延、黃寬重諸先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同仁，或提供史料，或補充觀念；鄭亦芳、劉紀曜、張瑞德、雷慧兒諸同學校讀；張宛慧小姐編定索引；美國福特基金會、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支助；食貨主人陶希聖不但過目指教，並以其出版社印行，謹在此一一致謝。

岳父母汪宗魯、聶炳霞大人，視我如子，妻雁秋視我如兄，都鼓勵我只管讀書，不問家事，我無後顧之憂，而能專心研究教學，這種幸福，誠如佛家所言，真不知幾生修來！我不敢言謝，只有繼續努力，希望能夠為學術界多貢獻一份棉力，不辜負他們的願望。

張朋園 于臺灣南港 民國 67 年 2 月 5 日

回歸序

這本小書在外面流浪了 28 年，今天終於回家了。

我在近史所任職期間，一共寫了 5 本專刊，4 本納入所的專刊叢書，只有這本沒有被接納。原因是近史所的前期處於威權時代，白色恐怖使知識分子自我檢查，自我設限。回想我的第一本專刊《梁啟超與清季革命》稿本完成時，所長郭廷以先生便有所遲疑，想要改動原定的書名，但郭所長是位有擔當的學術領導者，最後決定不予更改。《梁啟超與民國政治》原是蕭公權先生所定的書名，四平八穩，但那時當家的王聿均所長將稿本擱置了三年之久，才說：「我擔當不起，我不能出版它。」這就是它成了孤兒流浪在外的由來。

本書流浪的前期獲得食貨出版社的收容。食貨主人陶希聖先生獲悉書稿被拒，爲之閱讀一通。他認爲沒有不妥之處，食貨可以印行出版，就這樣該書有了棲身之地。1978 年本書問世，不僅沒有遭遇困難，而且成爲 1979 年台灣十五大暢銷書之一，甚受好評。食貨曾經二度重印，及至陶希聖先生過世，食貨也歇業了，本書的流浪才真正開始。食貨歇業後便沒有人收留它，漸漸在市面上消失。我不時接到詢問電話，問何處可以購得。既然還有人喜歡它，我只有出點錢影印數百本應景，時在 1992 年。

自己的著作，有如自己的子女，實不忍任何一人流落在外。本書與《梁啟超與清季革命》、《立憲派與辛亥革命》原是姊妹之作，互相連貫，沒有拆散她們的理由。我今已是耄耋之年。我自己是吃

近史所奶水長大的，近四十年研究寫作，除了拿薪水，還得到基金會的補助。飲水思源，屬於近史所的，應該還給近史所。感謝現任所長陳永發先生、副所長張力先生，他們同情我的感受，經過常設的學術審查制度，將本書納入近史所的專刊系列。它回家了，它不再流浪，我是多麼高興！

回到了家，沐浴更衣，煥然一新：新版本以電腦打字排印，改正了舊版的錯誤。張力副所長不僅費心安排本書的回歸，而且詳為閱讀一遍，改正了學術規格上的種種缺失，出版組張珍琳小姐一手處理版面更新，使本書儼然一個新時代的小夥子，在此謹致深深的謝意。

張朋園

民國 95 年 4 月 1 日

目 錄

蕭公權先生序	i
自 序	iii
回歸序	v
一、緒 論	1
二、共和建設之道——梁啟超的政治理論基礎	7
（一）擁護共和	7
（二）強有力的政府：中央集權與保育政策	11
（三）中堅階級領導：政黨內閣與二院制	17
三、政黨政治——梁啟超與進步黨和國民黨	25
（一）進步黨之組成與興衰	25
1. 組黨之議與結合各派	25
2. 三黨合併為進步黨	30
3. 梁啟超在進步黨中的領導地位及領導方式	32
4. 梁啟超與進步黨的興衰	34
（二）進步黨與國民黨之隔閡和衝突	40
1. 梁啟超與國民黨的隔閡和仇視	40
2. 兩黨的正面衝突	43
3. 對抗國民黨的策略	47
4. 兩黨調和與攜手的可能性	49

5. 兩敗俱傷的惡果	56
四、中堅領導——梁啟超與袁世凱及北洋軍人的關係	59
（一）從聯袁到討袁：維護共和	59
1. 梁袁關係	60
2. 從勸說到反抗	64
3. 反袁的基本理論	68
4. 軍務院的構想及善後辦法	72
5. 梁蔡反袁的志氣	77
（二）研究系與北洋派之關係	81
1. 梁與段祺瑞的關係	82
2. 梁與馮國璋的關係	84
3. 改造國會的理由	85
4. 研究系之失勢	88
五、國務大臣——梁啟超與民初之財政、司法及外交	95
（一）財政總長	95
1. 梁與財政關係	96
2. 民初財政之困難與混亂	97
3. 梁的財政政策	98
4. 失敗原因	105
（二）司法總長	111
1. 民初司法狀況	111
2. 有理想而無建樹	113
3. 改良司法十論之檢討	117
（三）對德外交	120
1. 外交方針	120

2. 對德外交——從中立到參戰.....	122
3. 捲入外交漩渦.....	128
六、新文化運動——梁啟超退出政壇後的動向.....	135
（一）引 論	135
（二）介紹新知的學會活動	137
1. 共學社	139
2. 講學社	146
（三）春風化雨.....	149
1. 辦學	149
2. 講學	154
七、社會主義與發展實業——梁啟超歐遊之後思想的變化	161
（一）對社會主義的認識.....	161
1. 從科學與人生觀之論戰說起	161
2. 對社會主義的認識.....	168
（二）發展實業——中國走向現代化之道	174
1. 從反對階級觀念和唯物論反對馬克斯主義	174
2.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取捨	183
3. 北伐時期的反共態度	190
4. 以發展實業對抗馬克斯主義	195
八、協同動作——梁啟超退出官場後的政治生活	201
（一）五四運動.....	202
（二）國民制憲運動.....	209
（三）聯省自治運動.....	212
九、師友之間——梁啟超的人際關係.....	223
（一）康梁異趨與萬木同學之累	224

1. 康有為	224
2. 萬木草堂同學	229
(二) 青出於藍的後起之秀	234
1. 蔣方震	234
2. 張君勱、張東蓀	237
十、言論依歸——梁啟超在民國之言論影響	243
(一) 《庸言》、《大中華》	245
1. 《庸言》	245
2. 《大中華》	248
(二) 《國民公報》、《晨報》	251
1. 《國民公報》	251
2. 《晨報》	253
(三) 《時事新報》、《改造》雜誌	255
1. 《時事新報》	255
2. 《改造》雜誌	257
十一、結 論	263
參考書目	269
附錄：梁啟超致康有為函	287
索 引	289

一、緒論

梁任公於民國元年 10 月回國，結束了十四寒暑的流亡生涯，當時他正是四十鼎盛大有可爲之年，以其戊戌以來所奠定的赫赫聲名，要爲國家做一番事業，亦正是其時。惟當時的環境，是否容許他一展身手，仍是問題。

民國初年¹的社會有三大特色：第一，這是一個新紀元的開始，同時也是舊傳統的延續；第二，中央權力由堅強而式微，地方主義逐漸抬頭；第三，新思潮澎湃，中國在加速蛻變中。

就第一義而言，民國肇建，以民主共和爲理想，結束了二千餘年的君主專制，可謂之爲新紀元的開始；袁世凱掌握權力，旋即稱孤道寡；洪憲帝制平復，宣統復辟隨之，這一連串的帝制事變，可謂之爲舊傳統的延續。但是這新紀元與舊傳統的含義，還可以進一步加以伸引。從權力結構方面來觀察，推翻滿清的兩大勢力：革命黨與立憲派，都同時以政黨形式參加權力的角逐。政黨爲中國史無前例的社會結構，此亦爲開創新紀元之舉。另一方面，北京的官僚群，大多數都是遜清的遺老，他們一部份惟袁世凱的馬首是瞻，一部份則別有打算，他們的思想仍以舊傳統爲範疇，雖然新思潮已令他們震撼。

因此，在這新舊交錯的時代，從開始便是三元競爭的局面。三元中的新舊人物固然有涇渭之分，革命黨與立憲派也有激進與緩進

¹ 在此指北洋時代，自元年至 17 年，約與梁任公在民國的生活相始終。

之別。政治權力的分合，往往由連橫合縱之運用而變遷。論民初三派人物，革命黨與立憲派雖然激烈溫和不一，但同時皆以民權政治為理想，應該有相互提攜的可能性。立憲派與舊官僚大多有士紳的背景，同出一源，亦有某種限度的妥協餘地。難於相合的是革命黨與舊官僚，無論淵源或信仰，兩者皆屬南轅北轍。因此，立憲派便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民初的權力變化，立憲派實有密切的關係。

三元角逐權力，立憲派選擇了舊官僚為妥協的對象，因為舊官僚為實力（軍權）在握者；舊官僚志在打倒革命派，亦欣然與立憲派聯手。但權力的鬥爭是殘酷的，立憲派與官僚派一新一舊，基本上難於持久合作，一朝舊勢力藉立憲派的協助打倒了革命派，則立憲派亦不免遭受排斥。事實的發展正是如此，革命黨與立憲派在元、2年分別改組為正式政黨——國民黨與進步黨——之後不久，先後皆遭到袁世凱之排擠。

民國初年仍是舊勢力佔上風的時代。代表新潮流的國民黨和進步黨失勢之後，舊勢力一無憚忌，旋即走向反動，袁世凱的稱帝似乎早在預料之中；但是，這既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返回傳統的可能性是極其微弱的，激進與溫和兩派不期而然地聯合起來，阻遏逆流，袁氏稱帝失敗似亦在意料之中。袁世凱死後，舊官僚之中復辟派轉而得勢。然袁氏有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其殘餘勢力重心轉到段祺瑞身上。段氏與進步黨（時人稱研究系）聯合，擊潰復辟，是為新舊交替中之又一次激盪。最後段祺瑞又與進步黨分裂，舊勢力繼續控制北京，新勢力則醞釀捲土重來。以上是為第一義。

就第二義之中央與地方盛衰而言，當袁世凱的勢力佔上風時，北京的政權是堅實的。袁世凱堪稱為舊時代的最後人才，如果他的行為，不頑強地抗拒新紀元的開展，他的才能必然有助於新舊的交替。當時思想開明的人士，無不寄望袁氏作中國的華盛頓，為民主

政治奠基礎，為萬世開太平。如果他有華盛頓的雍容氣度，國民黨和進步黨，一激進，一緩進，未嘗不是中國兩黨政治的好基礎。即令排除政黨政治，若不稱帝，仍然可以坐擁大權，維持統一的局面。民國3至4年之間，全國趨向安定，各地的任官情形已沒有前此的更動頻仍，各方面的建設已有逐漸推動的跡象。不幸，洪憲帝制破壞了趨向安定繁榮的機會。

袁世凱死後，舊勢力分裂。由於舊勢力之互相傾軋，演成軍閥的混戰局面，加上激進的革命黨遭受排斥，南北對峙，中央權力遂由堅實而式微。經直皖、直奉之戰，全國糜爛，地方割據主義亦自此囂張起來。

再就第三義而言，由於中央權力的式微，軍閥之忙於互爭雄長，思想界得到了一個自由發展的機會。這一個時期的知識分子，他們眼見時局的混亂，內憂外患日甚一日，疾首痛心，呼籲救國，各抒所見。他們的思想無論是激烈的、溫和的、進取的、保守的，各執其說，有的談問題，有的談主義，民主、自由、資本主義、馬列主義，都一齊提到了，匯成一個巨大的潮流，這就是五四運動。在周策縱的筆下，五四運動時期知識分子的思想言論，真可謂之為「萬花齊放，百家爭鳴」。²

中國的命運大半操諸知識分子。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他們推動時代的巨輪，加速其轉動。當然他們的言論並不是完全不受約束的，但中國的幅員遼闊，南北又是分裂的局面，何處沒有迴旋的餘地？他們不僅發為言論，還要付諸行動呢！雖然這一個時期知識分子的言論不宜妄加價值判斷，但顯然的，中國即將邁向另一個新的時代。

² Tse-tsung Chow,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 1-15.

民國初年的情況如此，梁任公在這樣的環境中會有所作為嗎？他是否已經完成了應有的準備呢？

梁任公，舉人出身，屬於上層的士紳階級。無論他是否重視這個在傳統中受人羨慕的身分，士紳階層卻視其為成員之一，以他為聯絡的對象，加上他的赫赫聲名，士紳階級更是要竭力攏絡的。也許就因為這一個士紳背景的關係，任公在清季的激進思想是短暫的，他與革命黨始終不能水乳交融。當他與革命黨周旋受到挫折時，自然而然地就想到了士紳階級，認為他們比較容易接近，可以引為知己。古人所言「物以類聚」，今人言「階級意識」，使得任公不能脫離士紳階級。士紳階級主張君主立憲，人稱之為立憲派，改組政黨之後，是為進步黨。任公是該黨領袖之一，他的政治立場是非常明顯的。

在清季，任公的思想曾經一變再變，為尋求救國之道，他探討過各類激進與緩進的思想，最後歸結到緩進的路上。³他同時也注意到實用之學。他知道終有一天要結束流亡的生涯，為國家做一番建設事業。他對於財政問題有特別濃厚的興趣，但於實業、外交、法律、教育諸學，亦同時有所研究。他是一個通才，與今日之講求專精是迥然不同的。他以十九世紀的英國政治家為模範，希望在每一方面都能有所貢獻。

任公在民國的生活略可分為兩大階段，⁴民國7年是其分野；在此之前，他從政，曾經兩度出任閣員，先司法，後財政；在此之後，

³ 關於任公在清季之思想，詳 Philip C. Huang, *Liang Ch'i-ch'ao and Modern Chinese Liberalism*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2)；Hao Chang, *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張朋園，《梁啟超與清季革命》（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 二版一刷）。

⁴ 分期問題，請參閱張朋園，〈緒論〉，《梁啟超與清季革命》。